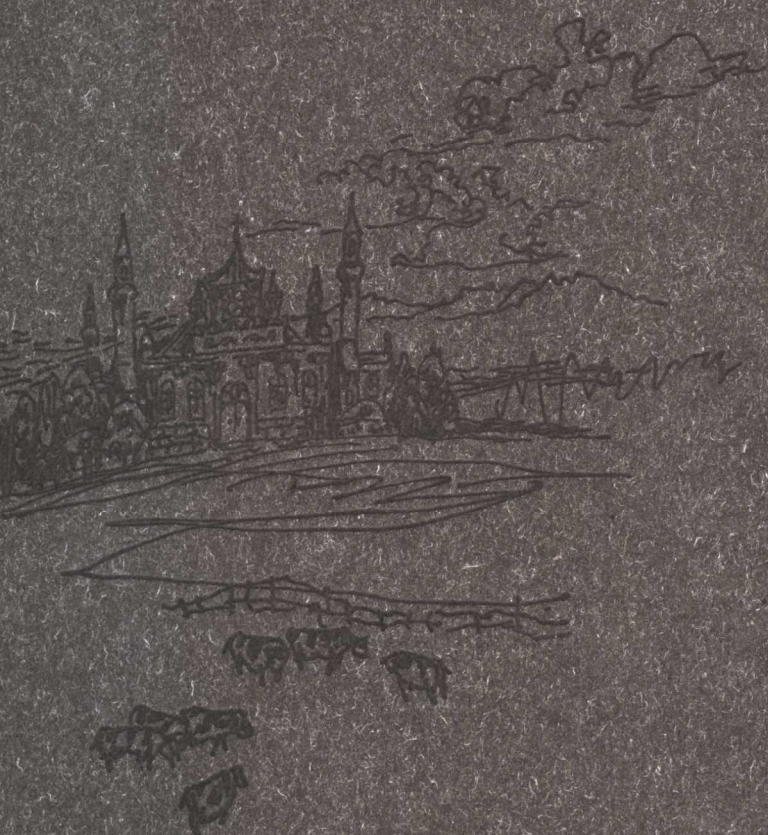


（第三） 林湄著

# 天 望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(荷兰) 林湄著



钱绍武题



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  
长江文艺出版社

## 边缘作家视野里的风景

《天望》，意即“天人相望”。

天在哪里？对于欧洲文明来说，天在上帝的脚下。天就是上帝，是神学构筑的辉煌宫殿，是人的初始的归属。

天只有一个，人却有多种多样。除了种族、肤色的区别外，更重要的是心灵世界的差异。因此，人世不仅复杂而且多变化。又因为人有性情、动感和思想，所以人世的风光更丰富、更巧妙、更奇特。

万物都是这风景里的点与线，色彩炫目、纵横交错，将地球上的空间塞得满满的。只有人不安分，除了喜欢色彩和数字外，还希望有显要的位置，以便高人一等，让众人仰慕。不过，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有边缘存在。

“边缘”虽然与“中心”不同，但点线的位置可以变换或移动，也可能飘流到中心地带。只是，肉体可以飘泊，文化乃是人的魂灵、精髓，不但不能飘泊，反而跟随着你的一生。当然，我这里的“边缘”意义是属于社会层面的，可能心甘情愿，也可能是无奈的或命运播弄的结果。确切地说，所谓“边缘”，实际上与民族性有关。民族性就是历史性和文化性，而历史文化是通过艺术、哲学、道德观念、审美方式、宗教等等社会活动表现出来的。因此，“边缘人”即使身处中心闹市，心灵情感依然是边缘的。就像自己一样，出生于东海岸，在亚洲转啊转，最后飘徙到北海岸生活。

天意高深难测。但人类的一切认识、价值、情感和人格都是建立在物质和精神这两方面的基础上。然而，认识尤重体验。体验则离不开精神和情感两方面。现实改变了我的生活境遇、文化背景和审美意识，也改变了我的身分和命运。我是谁？像一棵树吗？那么，离开了本土，移植在天涯海角的另一片土壤里，叶子和果实自然与原生有所不同。不是在这里客居暂住，而是在此生根发芽。但我原先想象的世界不是这样，我原来的面目也不是这样。我去问谁呢？没有人回答我。我走啊，飘啊，寻索啊，充满彷徨、矛盾和惆怅，甚至为此感到不幸和哀伤。可是，飘泊已不是新鲜的话题了，它已成为世界潮流的一部分，并且还在继续与发展。

或许，漂泊是对命运的挑战，是对世界的再识。

没有人能确切预卜自己的未来，只能面对现实。

我竭力继续我的探索和寻思。然而，丰富的物质无法满足心灵的渴求，加上生性对生命比较敏感，所以，想了解世界的真谛和人类生存意义的愿望加强了，对人生中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的疑问增多了。现代人到底在想什么？要什么呢？他们的希望、忧虑和恐惧又是什么？要达到什么愿望和目的？于是，我从边缘的特殊视角，将人文精神、书卷经验、生存感观、生命意识以及对于灵魂、肉体的哲学和美学的思考，编织成串串的问号，然后抽离自己的位置，坐在飒飒的白杨树顶上，望天兴问，沉思默想……就在这时候，对灵魂不死的向往不但没有打消，反而更加强烈；对宇宙的神秘不再疏忽，反而更加有兴趣；对人的内心世界不但进行解剖，而且实行更多的审视、思考和叩询。这样，我渐渐地发现了“边缘”位置的优越性，除了亲自体验生存于跨文化社会的情景和特征以外，我突然看到了许多过去看不到的风景，想到许多平日忽略的问题，于是如获珍宝，从白杨树上下来，重新调整我的悲剧意识和情感理念。

……

这是一块充满丰富的艺术创造力的土地，文学、音乐、绘画、建筑、雕塑……到处色彩斑斓，婀娜多姿。

这是一块纵情放浪形骸的土地，陆离怪诞，无奇不有，不可思议。

这是一块讲究人道文明的土地，除了本地人，还有来自地球各个地域的不同人种，虽然彼此容易引起敏感、错觉或彷徨不安，却能现实地相互依存而生活。

显然，历史和现实，艺术和科学，构成了一幅特有的欧洲人文的“风景”画。只是，今天的欧洲已经不再那么单纯和理想化了。古典时代依附上帝的拯救而产生的魅力已渐渐失去。两次世界大战和随之不停的小战争，已经将西方科学带来的精神文明粉碎了。物质财富剧增的同时却失去了心灵的归依。上帝不过是一种寄托，已不是永恒的不可动摇的归属。威胁着人类精神走进坟墓的不是温饱问题，而是战争、贪婪和物欲，和随之而来的冷漠、空虚和恐怖感。

在这里，“多元文化论”不再是理想中的百花园，相对而言，其副作用正隐藏着新的灾难和挑战。种族之间，我看看你，你看看我，而心灵深处，则是我猜测你，你猜测我。这就是文化差异的特征。在这样特定的社会环境里，每日的新闻和政府有关外侨的政策都是令人挂心的。

确切地说，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方法体现出文化的差异和特殊性。例如，从宏观上讲，在对待“人”与“自然”的关系问题上，东方人认为宇宙是有情有理的，“人”与“自然”有天人合一的感应。西方人则将“自然”作为认知的对象，希望在“自然”之外寻找一个超越存在的本体。在对待心灵的问题上，东方人重内而轻

外，着重人的“性情”和“情理”，人无“性”无“情”不可为人，强调“心”的作用和自省自足，认为“心”与世界本原或本体相通，不需要外找，注重情理的超越，主张自我完善自我实现。西方人则重视“知性”和“理性”，强调“力”的作用，力求运用科学技术，“探知”外在世界，达到“认识”的超越。

然而，感受不同文化的差异不过是了解现实世界的初级阶段。若从哲学和以人为本的角度分析，各种文化现象虽然存在差异，但同时也存在着本质的相通处和共同点，即文化的普遍性。例如“科学”发现“自然”越多，人类受益的同时受害也越大。这种受害包括着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藐视和叛逆。在变化无常、飘忽不安、癫痴狂妄、心灵捆绑的现实图景中，隐藏着人的共同弱点，即体外生活越舒适安逸，内心越孤独无助；经济越发展，心灵越浮躁空虚，物质越丰富，精神越贫瘠不安。

无论是东方与西方，对于历史和未来、传统和变革、现实和理想、财富和健康、成功和失败、纯洁和邪恶，以及在爱情、婚姻、生死、宗教或女性、孩子等等问题上，人类喜怒哀乐的感觉是相同的；对于美好的内心世界共识和渴望崇尚真理的心情是一样的；对于人生中不可自救和无法拯救生命的理解和悲悯心理也是一致的。加上科学使地球显得越来越小了，人类原先视野里的“无边”，今天看来都是有限的；不仅是地域性缩小了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拉近了。今天的欧洲，不同文化实体的冲突，已不像亨利·詹姆斯笔下那样，对欧洲文化的排斥和抨击，充满爱国的自我民族的优越感；也不同于石黑一雄《山影淡淡》中的悦子和幸子，在文化风尚的碰撞下，只能仰人鼻下，自怜自叹，冷漠、孤独生存的样子。

由于文化的特殊性不但没有在交往碰撞中消失，反而沿着各自的轨迹顽强地向前发展。所以，在这里，你可以看到有人害怕死亡，有人赞美死亡；有人成为金钱的奴隶，有人视金钱为粪土；有人肉体为役，有人鞭打灵魂；有人为求生存九死一生地冒险，有人富裕、闲适却潦倒、颓废。

在这里，有丧失信念和虚空迷茫的情绪，有道德价值衰退，有战争、有环境污染，有暴力、破坏、吸毒、恋童癖……也有殚精竭虑解决社会问题或为社会救援事业献身的志愿者。

在这里，有对历史、传统、科技的拒绝和嘲笑，也有为历史、传统和科技的发展进行的劳动和创造；有迷茫困顿，或失业或后现代文明所引发的精神疯癫，也有因精神体验的再识而顿悟的人们。

在这里，有求生投入异族怀抱的无奈，永远的民族文化情结；有见异思迁、为图享受不惜失去自尊的神态；有身处矛盾挣扎、不知去向、得过且过的彷徨者；也有人在吸收所在国文化精华的同时，仍保持不卑不亢的审视态度。

在这里，法律和道德约束不了人类，行为和精神越来越怪诞而不知觉，真理和文明被视为无知或白痴，谎言和阴谋被看作智能……

在高科技的旗帜下，人类的困扰、彷徨、惊恐感有增无减，甚至集体地进入丧失生存意义的地步，像被赶到没有出路弄子里的牛马一样。

面对这样的视野风景，作家的心境如何？渴求的是什么？自我位置和理想怎样？如何看待文化之间的异同？如何对待科学和人性、融入和反思等等问题？文明的真谛到底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？

这是我的焦虑，也是我对世界人生的思考和叩问。

《天望》就是在这样的视野和思考中产生的。小说动笔于1993年，完稿于2003年底，期间因为出版其它的集子和健康问题停顿了一些时候，但最重要的还是想写好小说，需要许多因素。罗丹说：“艺术无法生存在没有生活里。”生活是运动、丰富多彩的。通过生活的体验，认识艺术本质的意向，为此，真正的优秀的艺术作品，也必然是属于整个世界的，无论你怎么探测，都是探不到底的。何况，艺术立足于宗教感，宗教与艺术携手而行，是欧洲文学艺术不朽的风范。只是，今天的欧洲，多元文化社会现象，越来越普遍地存在，在体验认识美学精神的渴求和演化中，仍然离不开因文化身分不同而产生的真理人格、文化情操、精神向导等问题，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而已。

林湄，荷兰籍。祖籍福建。1973年自上海移居香港，曾任某大新闻社记者、编辑。1989年移居欧洲，后定居荷兰，从事报刊专栏和专业创作。曾任比利时根特国立汉学院特约研究员，欧华写作会、欧华学者协会理事、荷兰作家协会会员，欧洲纯文学杂志《荷露》主编。1995年于荷兰埃德芬召开个人作品国际研讨会。1999年往美国耶鲁大学访问研究。

著有《我歌我泣》《文坛点将录》（随笔），《如果这是情》（散文选集），《生命、爱、希望》（散文诗集），长篇小说《泪洒苦行路》《漂泊》《浮生外记》《爱瑟湖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不动的风车》《罗经理的笑声》《西风瘦马不相识》等。



# 目 录

## 边缘作家视野里的风景

### 第一篇 水——漂流

| 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|
| 第一章  | 异国的初婚之夜      | 3  |
| 第二章  | 命运并非宿命       | 12 |
| 第三章  | 权势的威力无处不在    | 17 |
| 第四章  | 奇特的葬礼        | 23 |
| 第五章  | 爱情不是努力便能如愿以偿 | 28 |
| 第六章  | 选择是愿望的必然     | 34 |
| 第七章  | 空空的口袋站不直     | 40 |
| 第八章  | 卡那利风波        | 45 |
| 第九章  | 成为你自己        | 52 |
| 第十章  | 希望你找到金羊毛     | 59 |
| 第十一章 | 离开故乡走向新生活    | 66 |

### 第二篇 土——尘缘

| 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二章 | 我理解你为什么满肚子牢骚 | 73  |
| 第十三章 | 麦古思的性爱观      | 85  |
| 第十四章 | 你跟我幸福吗       | 101 |
| 第十五章 | 偶 遇          | 110 |
| 第十六章 | 别错过机会        | 121 |
| 第十七章 | 人与兽都喜欢当强者    | 129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八章  | 冷漠就是没有了感觉——       | 140 |
| 第十九章  | 博士的委屈——           | 145 |
| 第二十章  | 永远的难题秘密的快乐——      | 151 |
| 第二十一章 | 阅读狂欢节——           | 158 |
| 第二十二章 | 现实的玩笑——           | 164 |
| 第二十三章 | 阿彩的心思——           | 170 |
| 第二十四章 | 比利的意识——           | 177 |
| 第二十五章 | 难民登记所——           | 184 |
| 第二十六章 | 人没有经过折磨就不懂得寻思默想—— | 196 |
| 第二十七章 | 老陆依别微云决定回国——      | 200 |

### 第三篇 火——地火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二十八章 | 人的内心感觉与什么有关系—— | 213 |
| 第二十九章 | 寻梦者的悲哀——       | 226 |
| 第三十章  | 漂泊的灵魂——        | 234 |
| 第三十一章 | 难以回答的为什么——     | 245 |
| 第三十二章 | 美一经喧闹就会变形——    | 250 |
| 第三十三章 | 闲暇的画卷不动的夏季——   | 259 |
| 第三十四章 | 撒母耳是中国人——      | 270 |
| 第三十五章 | 没有快乐的娱乐中心——    | 277 |
| 第三十六章 | 艺术的面具——        | 289 |
| 第三十七章 | 孤独也是一种饥饿——     | 297 |
| 第三十八章 | 爱情与宗教——        | 303 |
| 第三十九章 | 阿彩的新生活——       | 312 |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四十章 | 有些问题争论了几千年依然没有结论—— | 319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## 第四篇 金——锤炼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四十一章 | 微云离家出走——       | 329 |
| 第四十二章 | 陪你哭一场——        | 337 |
| 第四十三章 | 男人生命中的关键人物——   | 347 |
| 第四十四章 | 沙滩上行船进退两难——    | 355 |
| 第四十五章 | 人生如月阴晴圆缺——     | 366 |
| 第四十六章 | 世界性灾难人类的困扰——   | 376 |
| 第四十七章 | 悟是智慧开端——       | 390 |
| 第四十八章 | 我不能无动于衷但脚却整了—— | 398 |
| 第四十九章 | 重逢是喜还是忧——      | 410 |
| 第五十章  | 她在波涛里寻找女人的坐标—— | 418 |
| 第五十一章 | 我早料到你没有好下场——   | 426 |
| 第五十二章 | 你不在日子显得好漫长——   | 433 |

## 第五篇 木——复活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五十三章 | 人的最高特性是神性——        | 439 |
| 第五十四章 | 夏天的雪冬天的吻让爱在世界走运吧—— | 446 |
| 第五十五章 | 绝望就是希望——           | 450 |

后记

## 第一篇 水——漂流



## 第一章 异国的初婚之夜

流水是大自然的一种动感现象，“逃离”是人对命运的挑战。

弗来得进入冲凉房洗澡的时候，微云躺在床上想，“人生真奇妙，我压根儿没有想到会躺在异族男人的身旁！”

从认识到结婚，仅仅一个多月！

白天的婚礼场面和动人情景，简直出乎意外，连弗来得都觉得惊奇，一向勤俭朴素的爷爷，不但出手非凡，还邀请了家人所认识的一切朋友参加婚礼。婚礼在镇上的著名教堂进行，由 W 牧师举办。镇长说这是数十年来，此地最隆重最风光的一次婚礼仪式。参加者除了亲友外，还有亲友的朋友——教授、画家、教友和各界知名人士等。人们将教堂塞得满满的……鲜花在 W 牧师的祝祷里摇曳，婚纱在钢琴声里飘扬，弗来得孪生兄弟依理克闪动的眼神，交换婚戒时微云低头含笑的泪水……

一切，仿佛是在梦幻中。

“幸运”也像贼，什么时候到来都不知道。而婚姻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过程，对女人来说，比男人更重要。男人会以增加婚礼的次数而骄傲，女人则会因为一次的失败而影响一生的命运。

当现代人将婚姻看成是束缚，以拘谨、怀疑的眼光观望它的时候，微云则现实地安详地对它寄以无限的希望。从第一次看到弗来得脸部涨红的时候，她便对他寄予希望了。他本性诚实、渴望真理，一旦有了信仰就全心全意地为之奉献。相反，她可没有他那么大的野心和抱负，虽然她也不想窝窝囊囊的活着，却没有兴趣去探索什么灵魂肉体等抽象的问题，她像普通女性一样喜欢对男人存在一种依附感。也许，喜欢“依附”是女人的天性。

微云由婚礼想到婚姻，又从婚姻想到自己为什么出国。

“知足常乐”不过是安慰人的话。欲壑既然难填，还有什么自足可言？何况，什么情况、状态下的人生才能令人知足呢？脑子会思想，情感有知觉，只有“知足”是没有标准的。何况，生活内容广阔，即使在这方面知足了，不等于在那方面

知足。有一处欠缺，就会努力去改变，力臻完善。

选择“逃离”道路，就是对命运的挑战，只是没有当地居留身分时，不能要求太高。否则，同族一些新老移民会讥笑你没有自知之明。若有人刚刚站稳了脚步，很快就又插上幻想的翅膀，人们照样认为你是一个不知足的人。有一天，觉得新生活也有不少“毛病”时，或有人劝道“不满意？那就回国吧”。就像翠芯当时对微云的口气一样，“我是如何地千辛万苦、受尽屈辱、挣扎努力，才有今天的景况，你刚来，就想一步登天？”

为什么出国？这是一个简单又难以回答的问题。在微云的血管里，搀和着大海的波涛，曾记得，幼年时期，外祖母关于“人生无常”的阐述：一天，外祖母见到晚霞飞舞的时候，全身的骨架立即软了下来——她的丈夫和儿子战胜了无数次的大海风暴，却断送在海盗手里。从此，“无常”就这样进入了微云的脑子，且常常在她得意忘形的时候出现。一个对“无常”如此敏感的人，还谈得上什么建立功绩和雄心抱负呢？

其实，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先人已经经历过千百年了，到祖母这一代，情况有所好转，又因为被侵略、战乱、内乱、贫困等种种因素遗忘了“无常”，才开始另一种生存方式——逃离。

逃离就是背叛的意象，而背叛有时是情不自禁的。

背叛故土的代价，不是葬身大海就是经历厄运的挑战。尽管如此，人们依然不断地逃离，一批批地到东南亚各国。奇怪的是，活下来的，几经艰辛，不但没有回国，还创造了不少业绩，不仅在当地扎根生长，繁衍的后代还遍布世界各地。可惜，人们只重视现实的业绩，忽略了“逃离”的另一面：吞食自己的灵魂，顺服现实，放弃自我，将故有的文化、风俗、习惯渐渐隐没起来。

所有的代价，仅仅是为了存活。

到了父亲这一代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，“逃离”又意味着什么呢？

为了逃避社会责任？激动人心的口号？向往文明自由民主？还是不喜欢各尽所能、各取所需、没有剥削、压迫，也没有要求、对比、幻想，只知道耕种、打鱼、吃饭、睡觉的惯性日子？还是不愿意做这种人：见到公园里、道路旁、大厅墙上的雕像、框在四方木架里的辉煌相片时，只要鞠躬、尽职、感恩、忠诚、热爱，就没有人议论和指责？便可以平平安安、世世代代，在一个地方生长，在一个地方消失？

在造作、牵强附会的生存方式下，不需要火车、轮船、飞机，也不需要电话、电传、煤气；没有相隔万里彼此思念的烦恼；也不知道什么叫幻想，什么叫价值；是哪一片土地的儿女，就与哪一片土地相厮守。在它的熏陶下，与生俱来的欲望和情思，将慢慢地消失、或简单化了。若是二八妙龄的男女，父母不在身旁的时候，

便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，男子或望着窗外的原野，跨越草坪、树林与村庄，直达大海的碧波里。似乎只有海波和渔网，才是活着的表情，生存的希望。要是碰到雨天，就补补网、查查工具是否完备无缺。女子逢雨天除了串门找女友闲聊外，还可以绣花织布……若是夏日黄昏、晚霞满天的时候，她们就在土院里蹦蹦跳跳，比比谁缝制的衣服好看……

城里来的人笑他们没有见过世面，如井底之蛙，但心里则羡慕他们的纯真和朴实，不知道什么叫欲望、背叛，甘于把“聪明”人当作自己的主人，认为这个世界也需要奴仆，需要听话而不懂得反抗或造反的人们。他们乐意为别人、制度、社会、惯性生活而活着，很少想到自己的命运。永远仰视看得见或看不见的主人，尊重他们的表情和愿望，认为自己的命运本是如此，或应该如此。

到了微云这一代，那种原始的、纯朴的生存观已经有所变化，虽然继承了祖先一样的生活方式，但多了好奇心、幻想和欲望。这时，出国之门一旦有了缝隙，人们就往那里挤呀，看呀，咨询呀……啊呀呀，原来那里的土地不是黑色的，而是金光闪闪的……于是，挤呀挤，打开门，走啊，跑啊，向前啊……不，不是某人想出国，年轻人如此，中年人也是如此，老年人即使走不动了，也千方百计想把孩子挤上去，只要达到目的，所有代价、波折、艰辛都是值得的。

为什么出国？除了政治、经济原因外，自然也有幼稚无知、轻信人言的因素，那些从国外回来的人们，脸上总是笑吟吟的，口袋有用不完的钞票……

微云被逃离意识纠缠得有点累了，不想进一步的分析和思考，也不想听什么学者或上流人的高论，她将很快进入新生活，面临两人不同的生存态度。那么，是她顺服他呢？还是怎样？一时没有答案。

今天……婚礼，晚宴过后，就是初婚之夜了。

今夜！现在！是洞房花烛夜，若在乡下，还不知闹新房要到几时呢。

弗来得洗罢出来的时候，加那罗已经在狗屋里睡着了。微云侧躺在意大利新床上，男人身穿天蓝色睡袍，到厨房喝了苏格兰黑啤酒，然后像云朵般向微云飘去，坐在床边，伸手拉着她的手，深情地望着她，唱道：

我对你的爱是那么简单  
没有誓言没有装扮  
假如我有时冷淡  
请将我狠狠批判  
我愿在你的眼里  
是个真实的自己

天上的彩虹是宽韧的红绳  
谁被缚住谁就要就范  
不然世上有那么多姑娘  
为何偏偏见你我就心慌  
因为爱情不像其他愿望  
只要刻苦努力便能如愿以偿

……

不然的话，大家都听着  
爱情有什么神秘与希罕

……

弗来得说太爷有西班牙人血统，太奶有英国人血统，母亲有印尼人血统，将来我的孩子有中国人血统……这时，黑啤酒开始作怪了，血液里翻着酒精的因子，脸色开始发红。“我不像爷爷是一个虔诚而古板的清教徒。我的血液，有着多样人种的基因、欲望和性情。”

他抚摸着女人的肩膀，指着白黄色相间的窗帘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洪水过后，挪亚一家从船上移居到陆地上，挪亚有三个儿子叫含、闪、雅弗，各自繁衍，逐渐出现有色人种。瞧，你是黄种人，我是白种人，据说非洲人的祖先是古宝人，黄种人的祖先是誰？知道吗？”

微云心想，洪水时代？我外婆告诉我的洪水时期可与你的说法不同，那时，天裂地损，大雨倾盆，洪水泛滥，浩泛不息，大神女娲炼出五彩的石块补天，又斩断巨鳌的大足支撑起断裂的天柱。

微云仿佛坐在外婆膝前，在外婆的表情和精彩的声调里，一步一步地走过去，进入那可以听到海涛声音的房间。但那个房间呢？那个房间在哪里？……泱泱大水后，地上已没有了人类，这时，海上飘动着一个葫芦，里面躲避着女娲和她的哥哥伏羲，然后，大水慢慢退去，他们就上了岸，谁知一只金龟从后面追来，对他们说：“女娲、伏羲啊，地上没人啦，你们结婚吧。”女娲听后感到又羞又耻，金龟笑着对女娲说：“你若害臊，就绕山绕树地跑吧。”伏羲追不上就不能成婚，女娲跑得很快，伏羲无法追上，金龟暗中教伏羲倒追，女娲就撞在哥哥的怀里，婚后生下一个肉蛋，他们将肉蛋切碎，散碎的肉块就变成一个个小人儿，小人儿跑到李树就姓李，跑到石头上就姓石，跑到河边的就姓何，跑到桃树那儿的就姓陶……

弗来得看看女人沉默不语，不知道她在想什么，以为对方在琢磨自己的话，便越说越起劲，还有点激动，口吃起来，“人类历史里……许多……是……没有……肯定的……答案……比如……亚当和夏娃……离挪亚时代……多少年？挪亚以

前……有人类吗？但……挪亚之前……人类……只有一种语言……这是真的……”

微云看他那副自负、认真的样子，觉得他单纯、可爱，不由嫣然一笑，笑容甜美迷人，一下令他忘乎所以，不由得跟着她嘿嘿地笑起来。微云已从翠芯的谈吐里了解到弗来得的家庭背景，对他的信仰没有刻意的追求也不反对，更不想争论，喜欢装作不知道，或露出一副不喜不恼、无所谓的样子。就像现在，她笑而不答，不加争辩。也许，爱情与信仰无关，不需要条件和目标。它像一条河，流啊流啊流啊，不会刻意前面将遇到什么，或看到怎样的风景，它流啊流，流过去流过去……若在途中遇到石块和杂物的阻挡，激起漪涟或波涛，也不会影响水的流动和去向。它在流淌中完成自己，实现未来。

弗来得开始沉默不语，默默地望着眼前的异族人，好奇？本能？缘分？还是什么……他突然脱去天蓝色睡袍，钻进被窝，拥抱着她……然后，“人种”意识飞走了，“语言”距离没有了，家产、信仰、理想统统靠边站，情感做了将领，在它的支配下，他，沉醉、迷失，身不由己……生命中最柔美的光辉和为之心动的体验，就是这种恍惚的、飘逸的、忘我的渴求欲望实现的过程。这时，阿里斯托芬<sup>①</sup>暗暗地在鼓掌，“看呀，我说，人本来就是一个人，两张脸，四只手，四条腿，比诸神还聪明健壮，宙斯将他劈成两半。从此，人成年后就会千方百计地去寻找他的另一半”。

这另一半不是你踏遍天涯想找就能找到，可是，有时它会突然出现在你面前。要不，我是欧洲人，你是亚洲人，不同气候、地域、出生日子，不同文化、教育、社会背景，怎么？怎么就连合在一起，共度此生？肯定是厄罗斯<sup>②</sup>的安排。它虽然不可思议、变化莫测，然而，一旦出现，你就身不由己，失去理智，听其摆布。

他们婚前没有花太多的精力与时间去了解，去猜想。在两种社会、文化和不同的人生经历中，从原有的生活方式进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里，未免奇妙而独特。然而，因着年轻人的想象和梦幻，“差异”往往成为一种魅力，“距离”反而产生朦胧美。

女人的体温像微波向他袭来，那是一种看不见的磁场，柔弱而温暖，最具理性的男人在它面前也会失控，然后，接近它，接近它，将世界摆在脑后……去吧，这里没有战场，没有斗争，没有眼泪，没有种族的距离，只有快乐与幸福、美好与良善。你将在天性的欲望里体验上苍的美意，在实践中体会爱的神圣与美妙，你将在女性面前展示男性的魅力、力量和勇气。

7

① 柏拉图（希腊哲学家，公元前427-347）《会饮篇》里的主人、悲剧诗人阿伽松为其获奖的悲剧举行宴饮时，席上有七个人致颂辞，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是其中的一个。

② 厄罗斯，古希腊传说中的爱神。